

從沙漠到海洋

葉克·董均·倫作·夏風畫



大博衆書店印行

大衆書店

從沙漢到海洋

葉克·黃均倫作

夏風插圖

大連大眾書店印行

從沙漠到海洋

作者 葉克·董均倫
插圖 夏風

出版者 大眾書店

總店 大連天津街一三三號
分店 旅順·金縣

印刷者 大眾書店印刷廠

民國卅七年七月初版

一—三〇〇〇

目次

第一編 塞上風光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 一路上 | (三) |
| 二 定邊城 | (六) |
| 三 騾馬大會 | (八) |
| 四 鹽場堡 | (一一) |
| 五 塞外練兵場 | (一三) |
| 六 塞外的教堂 | (一五) |
| 七 塞上女豪傑 | (一七) |
| 八 西官府 | (一九) |
| 九 舍力廟 | (二二) |
| 附錄：戰鬥在草原上 | (二五) |

第一編 東行散記

- 一 過黃河……………(三三)
 - 二 「游而不擊」的答案……………(三四)
 - 三 鉤子軍……………(三六)
 - 四 古詩裡的傳說……………(三七)
 - 五 王和鎮的鑛工翻身……………(四〇)
 - 六 太行區的標語……………(四二)
 - 七 趕牛車的人……………(四三)
 - 八 故鄉的消息……………(四七)
 - 九 一條雪白的線毯……………(四八)
 - 十 躲雨……………(五〇)
 - 十一 高粱地裡的帶槍人……………(五三)
- 附錄：陝北婚姻習俗雜記……………(五五)

第一編 塞上風光

董均倫著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PHYSICS DEPARTMENT

(一) 一 路上

十月十七日晨，我和高述先同志，由延安出發，當時漫天大霧，對面不見人，沿着溝岔走了二十多里，太陽才出山，路旁的木牌上寫着：「裴莊鄉」。我們在這里吃了早飯，又上了馬，正是雲消霧散，河那邊的山下，紅黃色的秋林里，露出一幢幢的小屋，一路上看到紡織廠、難民工廠、造紙廠、皮革廠，可算作邊區的工業區。當夜宿在西河口，這里離延安正一百里。第二天，一大早，又出發了。到處像撒了一層白粉子，好大的霜，冷得我直是打戰，我牽着馬走，還是冷，直到晌午才熱起來，像南方的春天，使人沉醉，人聲、鳥語，打破了深溝的沉靜，山上，盡是密密的柏樺和杜梨樹，真是好看。走了五十多里，碰見一位帶槍的同志，他騎一匹棗紅色的馬，我問了他，知道他是南泥灣工兵營的。我倆拉着話，他突然下了馬，把槍端起來，小聲的說：「野鷄」。我還沒來得及看，野鷄已經落地了。我說：「打得準。」他提着揀回來的野鷄說：「在樹梢上，這死目標，好打。」一路上，他問我學文化的方法，我沒有好法，只叫他多讀、多寫。這時，我們所走的路，右邊是錯雜着的樹枝，左邊是懸崖，往下一看，好像萬丈高樓。晌午，我們翻過一架叫桃庄灣的大山，上下有二十里，山上有一家小飯舖，原是橫山逃難下



來的，如今生意好，賺了錢，成了「新發戶」。山下的路，穿過樹林，再往前走，是大深溝，兩旁的樹枝遮住頭頂，有一段很長的路，成年照不到陽光。我們走出深溝，又是大平川，在這條川的石崖上，一孔一孔的窰子（也叫崖密），有高三十多丈的，老百姓在舊社會，爲了防止土匪和白軍的搶劫燒殺，把梯子抽掉，躲在窰子里。這一天，我們宿在志丹（保安）。

第三天，走了五十多里才有賣飯的。路上偶爾看到的村莊，也不過兩三家。他們生活得倒自在，把牛羊放在山坡上，人們在地里收秋。我們總在深溝里走，除了馬的蹄聲，和鳥叫，

就聽不到別的。到桃莊坳，看到半山坡上有座破舊的石窖，據說從前是一個土豪的住宅，在新社會里，石窖也和它從前的主人一樣的頹廢了。又趕了二十多里，有一架大山，同行的老鄉說；在舊社會，這山上時常有強盜出沒，單人不敢過嶺，於今新政權建立了，就是提着金子也沒人搶的。我們每天翻高山，走深溝；每天鷄鳴起身，日落停馬，都非常安靜。

第五天，一過孫克驪嶮，景緻全不同了。不見河，沒有樹，不是山，全是墩，好像北方人蒸的饅饅，上面長着短草，紫英英的，我的馬，踏！踏！踏！的過去，忽然跑出一隻狐狸，高同志拿出槍來，狐狸已經不見了。馬不停蹄的跑，當夜歇在秦家灣。我照常洗臉漱口，高同志說：「這搭的水，困難着哩！」我問了他，才知道這里都用窖水，下雨時把水引到窖里，也有打的井，深四十多丈，我走去看，一滿黑洞洞的，看不到底。店家說：「這搭，有米缺水。」於今民主政府號召和幫助人民打井，水是够用的了。第六天，我們起身得更早，圓圓的月亮，還高掛在西方。走了十里多，東面的山窪里冒出火紅的太陽，照得人馬興奮，往前看，呵呀！望不到邊的草地，一滿是駝色，「真好呵」！我讚賞的說，一面新奇的看着，三三五五的黃牛，在吃草，遠遠的有一家農舍，農夫在門前秋翻地，到處發出一種清新的氣息。我們直往前走，一群群的鳥，飛過頭上，又唧唧啾啾落草里去了。人在這樣美麗的大自然里面，真感到生活的幸福。我們越走越像在原地方，黑烏烏的天邊，好像在跟前，但總是走不出草地，一直趕了七十多里，遠遠的望

到萬里長城了。長城後面有着金黃色的沙梁，我打馬跑去，已經找不到路了。到處都一樣的沙梁，只有個別地方，一潭水，周圍長着淡綠色的草，我下馬捧了一口，鹹的很，又吐了。在這無邊的沙窩里，走了二十多里，才看到塞上的古城——定邊，我們進到城里家家戶戶已經掌燈了。

(二) 定邊城

定邊，古鹽州地，宋時曾淪於西夏，祥符初築城，清雍正九年設縣，故名定邊。城垣周圍約六里，位置在延安西北六百五十里，北靠長城，地處沙漠，居民漢蒙雜居而漢人最多。

這裏的氣候，真是奇怪：「早穿皮襖，午穿紗，圍着火爐吃西瓜。」就可說明一切了。我來以前下了一場雪，可是西瓜還在上市。

陰曆八月，這裏的人就把棉褲穿上了。彷彿別處的初冬天氣。年時，八月二十五日，下了一場大雪，雪止天晴，平地積雪也有一尺多深，怪不得唐詩上說：「北風捲地百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飛雪。」陰曆四月塞上還下雪，七月就下霜了。這裏的人民，勇敢好武，舊政權統治時代，老百姓和舊軍隊常發生衝突，自革命政權建立，軍隊和百姓的隔閡消除了。八路軍「擁政愛民」。老百姓「擁軍」。這裏的人常說：「定邊縣有三寶，鹹鹽毛皮甜甘草。」三邊的居民生活，大半依



靠這些特產。真是「一方水土，養一方人。」在城西北二十五里，有鹽場堡。這一帶有鹽地八處，五處在長城里，三處在長城外。長城里是花馬池、澆泥池、蓮花池。長城外是苟池、北大池、波羅池。所產的鹽，粒大而白，和海鹽相似。供給陝甘寧綏四省人民食用。在鹽池里還有鹽根，形狀是立方結晶體，內嵌有黑泥，其味較普通鹽鹹一些。過去聽說：「西塞鹽根，可以療胃疾。」我問當地人，有這樣的用處：「療胃疾，治疝氣，開水沖服，奏效。」「目昏常洗，即生光明。」「暴發火眼，頻洗退紅。」這真是一寶。

皮毛才是三邊出產的大宗。有羔皮、二毛皮、老羊皮、次爲狐皮。在大城市所常見的「西路貨」，就是這裏的皮毛。

毛有駝毛、羔子毛、春毛、秋毛、和羊絨。春

毛毛細而長，絨性大，較秋毛煖。秋毛毛粗而短，絨性小，較耐久。秋毛比春毛稍貴些。羔毛是縫皮衣，裁下來的皮渣子。硝皮作坊從前把它都扔丟了。於今大家爭着買，就是剪皮渣子費事，打出的毛衣，却比其他毛的都好，色白而煖。綿軟如絨。這樣美又多的毛，現在只有二家毛織廠。這二廠都能織毛呢和毯子。所製的毛呢，可與大都市的西裝料子媲美。好東西太多了。甜甘草也是一寶。戰前，在平津中藥舖里所見到的甘草，頂粗的也不過像大姆指粗。在這定邊的沙原上挖出來的甘草，竟有大如蘿蔔粗長一丈多的。核桃粗的很平常。這樣富足的地方，過去黑暗官僚統治，人民被壓搾太甚，老百姓叫苦連天，歌謠里唱：「定城外一片沙，不賣淫吃什麼？」那時候，男子抽洋烟，當街躑子，女人賣淫養活全家。八路軍一來，情形就變了。人都有了事做，城里新開的舖子，比前幾乎佔一半，大街上，一天擁擠着人，駱駝成群結隊的把出產運到別處去，女人們在紡毛紡棉，城里現在不但沒有娼妓，就連串閑門子的女人也很少見了。

(二) 驢馬大會

我到定邊，正趕上驢馬大會，這裏每年的三、六、九月，都舉行盛大的驢馬會。

春夏的驢馬會，不及秋季的熱鬧，因為牲口在秋季正長膘，人們都願意在這個季節買賣牲

口。

趕會的期間，家家張燈結彩，人們都去趕會。街上的人擠不動，商店裏面，大街兩旁的貨攤上，都有人在擠着。小孩子更是在人群裏擠着。我出了東門，往前走，就看見騾馬大會。會場在一塊大平灘上，趕會的人，從裝束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一民族的。戴白帽的大半是回民，穿靴子、袍子、腰繫綢帶的是蒙民。會場周圍，賣蕎麵餛飩的，賣炒揪麵的，拉洋片的，……各種聲音吵作一團，人的眼睛，不知看什麼好。一字兒排開的駱駝，在昂着頭，遠處的黃牛，好像擱下的一片棋子，南面黑黝黝的騾子和毛驢，沒人去看牠們。大家樂意看的，是跑馬。東面馬一跑，人們哄的擠去了。忽然北面又圍攏着人，那是又有跑馬的了。中午，正是「圓會」，人來的更多了。一個蒙古青年，騎一匹高大的馬，他後面跟着二十幾匹馬，輕快的跑過來，接着，年老的蒙人，蒙古少女，都領着馬群進了會場。看到他們騎馬的熟練，好像坐在椅子上。在那邊草地上，有一匹白馬，在大跑着，馬上的騎者，雙手勒着繮，身子貼着馬背，又有一匹馬，從後面趕上來。牠們爭着往前跑着，刮嗒刮嗒，好像地面都顫動了。

人說，這還不是好馬哩。不一會，一個戰士同志，騎一匹大紅馬來了。這馬一看就不同，頸上披散着長的鬃毛，挺着耳朵，臀部和腰窩都很肥大，騎者把腰一躬，牠便飛跑起來。這馬就是不一樣，趴開奔子，後蹄總是踏在前蹄的印上。有好馬的人，都自動到場上賽跑。這時，又來一

匹馬，牠們並排站着，這是賽跑的預備。人們都望着牠們，牠們沒有號令，驕的跑起來，刮塵刮塵，馬蹄子踢起土，牠們跑的真是快，一會兒就跑遠了。轉回來，馬噴着鼻息，吐着口沫，他們不分勝負的停住了馬。這時候，又到場上兩匹馬，人說，這是『走馬』。走馬是最好的馬了。一個穿青袍的中年蒙民，魁梧的跨在馬上，和他並立的是一個回民的老者，頭戴白布帽，身穿青夾襖，紮着腿帶，好像舊小說里所描寫的綠林豪傑。沒有答話，牠們就馳去了。牠們跑得快極了！猛然一看，簡直感覺不到馬蹄子下面還有地面。牠們好像在空中飛跑。馬的身子，四平八穩，怪不



得叫做『走馬』了。跑了一陣子，別的好馬又來了，又是跑。數不清有多少好馬在場里跑過。時候不早了，跑馬的下馬了。買馬的都跑到他們跟前去了。這時候，買馬的人，向馬主捏指頭，作『討價還價』，一匹匹的馬叫人買去了。太陽西斜了，人們都往回走，蒙民們把賣了的馬，買了布匹和日用品，笑謎謎的又騎着馬回塞外去了。

(四) 鹽場堡

當我看到鹽場堡，首先跳進我眼里的，是一片大湖水，那水藍得和海水一樣，我走近一看，景緻更美了。

湖水由東北而向東南，是橢圓形的，周圍正正十六里，四下全是沙窩，萬里長城也沿着這湖水伸展到寧夏去了。湖的當中，有一條人行道，走在上面，往北看，一片藍，水面上浮着一群群的水鴨，野雁也時而低飛下來，牠們掠過湖心又飛去了。在西北面，盡是鹽壩子，好像南方的稻田，一方塊一方塊的，一直排列到看不見邊的遠方。東面遠遠地像一條帶子的長堤，在那濛着雨水。鹽田中間，有人在往鹽壩里灌水，我走去看，一個鹽壩里，約有二寸水，他們就不再灌了。這時候，走來一些拿木磨的，他們闐闐地，把鹽壩里磨平了。一會兒，水也澄得清清的，太

陽照過來，整個鹽田，閃着金光。我走在兩天前掘下的鹽壩，里面正漂着鹽花，好像剛落下的雪花。又有一些鹽花已經沉底的鹽壩里，一片白，幾百人在打鹽，有的在扒鹽，扒開的鹽，就是我們日常所吃的鹽了。

我又去看生鹽根的鹽壩，在半尺深的泥底下，有一層板渣，這板渣下面，還有一尺多深的泥，這層泥的浮頭，有二寸不見太陽的陰鹽，再底下就生着鹽根了。打鹽的人說，塞上的鹽池，只有這鹽場堡老池生鹽根。因此人們說它是三邊的寶貝。

我走上萬里長城，看到鹽池的全景，這時正吹起晚風，湖水起着波紋，沙灘上幾百牲口在馱鹽，打鹽人往回走了，西天上一片紅，和地下的鹽田，互相輝映，好像是一幅水彩畫。

在這鹽池附近，硝鹹滿地，不長莊稼，所住的鹽戶，就依靠打鹽和挖甘草。他們都是從邊區外逃來的難民，他們有的只一年工夫，日子就過好了。他們都住在堡牆下的窯洞里，我



去的時候，正是鹽戶消閑，「這些在舊社會「無家可歸」的人，到了邊區，他們不但「有家可歸」，而且年紀輕一些的都在念夜學。

(五) 塞外練兵場

我騎馬跑了兩天，才到達雙備×旅的駐防地。

兵營的後邊是城垣，右邊是大操場，幾千個戰士，在操演。我來的第二天，×營×連開「擂台午會」，第一場，是高照彥擺的投彈擂台，在掌聲中高照彥同志出場了。他穿着藍褲白褂，跑步到了場中間，一下扔出一顆手榴彈，成績是三十九米。這個成績沒有使人注意，接連有五位同志打他的擂台，最後尙貴才同志投出四十四米五，打下了高照彥的擂台。



這些都是沒有受過冬訓的「新生」。第二場是「青年擂台」，凡年在二十歲以下的都可以打；擂台的叫做常成武。打這個擂台的太多了，但終於被連的通訊員——雷德江同志以五十七米二·五的投彈，佔了上峰。每一個連隊都希望本單位多出幾個能手。到處有歡呼聲，「永安興同志加油！」一陣掌聲，歡迎到場的能手。擲石礮的第一名，我忘記了他的名字，只見他笑着跑回隊伍的行列里去了。評判員送給他一把紅囊和三塊芝麻糖。本來還不到發獎的時候，大概成績是過於好的。

你看吧：滿場是英武的戰士，有笑的、有唱的：「劉生榮擺擂台，要和各位賽一賽。」聲音响澈無邊的沙漠，優勝的同志，都帶着一朵鮮花，在吃着茶點。

這天晚上，吹了熄燈號，我就躺下了。在我窗前，有人小聲的說：「回去睡吧，身子要緊，同志！」停了一會，聽聲音好像在練槓子的：「指導員！你回去吧，爲了革命，……」底下的話被風吹得聽不清楚了，但我心里明白，知道戰士們深夜還在練武。

我醒來的時候，已經半夜了。忽然吹起號了。我急忙起來，團部全體同志都揹着行裝向大操場跑去了。只聽說是緊急集合，但除了團首長誰也不知道做什麼。我趕到大操場，隊伍早已站好了。劉參謀長說：「……×連到的最早，十分鐘，最慢的十二分鐘。」這個時間，包括全副着裝，到三里遠的大操場上才十分鐘呵。我們的戰士，爲了保衛塞外的邊防，每天在操練着。

(六) 塞外的教堂

三邊以前是個教區。城川教堂屬於天主教的神母聖心會。歸寧夏總教所管。教區的區長神父賀戈南，和他領導下的六個神父都是比利時人。他們懂蒙文，這里信教的全是蒙人，有一千多教友。這個教堂頗為羅馬教皇所重視。他們直接和梵諦岡（係羅馬教皇所在地，為全世界天主教的統治機關）發生聯系。教堂里有鉛印機，能印出各種各樣的蒙文聖經。最初來的神父自己帶着藥品、銀錢、聖像，所謂「行善」傳教。他們身上帶有「龍票」（滿清時的護照），到處無阻，只要蒙人信了教，就可以得到神父的「幫助」。可是開始蒙人不高興這個教，烏審旗至今還有一「洋鬼子灘」的稱呼，就可以想見一些蒙人對神父的看法。

八國聯軍以後，滿清給神父戴着頂子、頂帶，等於當朝一品之官，和蒙古王爺往來，抗戰以前，他們更通過北平的外國大使館來干涉蒙古內政。光緒十六年，蒙古七旗（伊克昭盟分爲七個旗）聯合進行「驅教運動」，把神父趕跑了。第二年，光緒失敗割地賠款，這里又成爲教區。

過去教堂就是教區的衙門，有武裝，有「木牌子」（蒙古官府的令牌）傳人上堂，有蒙古鞭

子（一種刑具）可以打人，審訊人。在教區的蒙人，如果不會唸經，就不能結婚，因此教區的蒙古人多識字，都能讀蒙文的「要理問答」。神父自己還編了很多宣傳宗教的戲和歌子，教堂里有提琴、風琴，蒙古人是愛好音樂的民族，神父就把音樂和宗教聯系起來宣傳。平時神父對教友的管教很嚴，常對年紀輕的蒙人說：「你讀了教外的書，死了就不能升天堂啦。」威脅利誘都用的，神父從外國沒有「帶來」一寸土地呵。

蒙人見了神父要行磕頭禮，神父在教區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地主，掌握教堂周圍百多里遠的土地，他們過着優越糜爛的生活，住中國式的洋房子，我告訴賀神父：「比利時的民主力量比以前更強大了。」但他莫明其妙！他說：他有五六年沒有看到報紙了。

神父住的後院里，有五個年青女子，帶我遊逛的王同志說：這是神父的「童貞女」。我走過去要求和她們談一談，神父說她們怕羞，我也就算了，但我看見她們的臉色是慘白的，好像很久沒有見太陽了。

世道終久是不同了，有的蒙人在信教上動搖了。三邊文工團在城川演戲，就有很多教友看過。過去他們是不看教外的戲的，結婚的也有不請神父做彌撒的了。在政治上，教區的蒙民，迫切的要求民主，他們民選的「軍政民聯合會」，決定今後糧食不交給神父，而由「大家收管，大

家吃用。」無疑問的：這是全蒙古民族今後要走的方向。

(七) 塞上女豪傑

聽說，塞上有一女豪傑，名叫張玉林。

一天上午，我騎馬去了。她住在定邊樂二區六鄉的一個山口子上，四外沒有人家，所以人們稱她爲「獨門關」。

我底馬在平灘里跑了大半天，到山跟前太陽已經西斜了。

一個農婦，在地邊上摘豆莢，聽見馬蹄聲，她便直起腰，遙望着馬上的我。待我勒馬過去，她已經走出莊稼地。

經過很長時間的談問，這位農婦始終不告訴張玉林的住處，盤問到最後，她說：「你要找的張玉林就是我。」她拿着我的介紹信，反覆的看着，回到家里，她翻開她的識字本子對着信上的「字」兒。然後笑着說：「羊都放在山上，咱們明天殺吧。」這時候，我知道她把信看明白了。因爲介紹我的薛區委書記叫她殺一隻羊子慰勞我。正要吃晚飯，她孩子去牧羊回來了。這個男孩才子七歲，一進屋，他就向我要鉛筆畫字，他媽媽說：「就知道要東西，你認識人家是誰？」他

肯定的：「我認識他是八路軍。」說着，他把兩手揚起來：「我長這麼大，也是八路軍了！」

真是「母親英雄，兒好漢。」說起他的母親，可能幹啦。今年六月初的一天早飯後，她去割草，看見場畔上立着一個人，她向他要求路條，這傢伙一聽要「路條」，扭轉身子就跑，當時她不能趕，就回家騎上馬，跑到七里遠的村子里叫了八個人，追了二十里；天黑了，沒有把這個人追

上。又有一次，她家來了一個穿軍衣的人，她看這人不對勁，可是她自己又沒有辦法，就悄悄地讓孩子去把她的長工叫回來。這時候，她向他要求路條，這傢伙拿不出路條，她說：「沒有路條走不了。」當時她叫長工騎上馬，她騎着馬，就把這個逃兵送到我們駐軍的三營。

這位農婦的本事很大，能騎馬，能看「群眾報」，她今年三十三歲，丈夫在三年前得病死了，只有這一個孩子。

我問她怎麼對邊區這樣地愛護，她好像不



好意思的說：「我沾了革命的光。」接着她說了她過去的悲慘生活。一九三六年，紅軍到了定邊，她分到土地，從沒吃沒穿的日子里翻身過來的。

現在她有兩匹馬、兩頭牛、一頭驢、五十多隻羊子，還僱着一個長工，她自己也到地里「受苦」。每年的公糧都是她親自趕驢子送到區上的。我回到區政府的第二天，正開基幹自衛軍大會，張玉林也來了，在會上她講了話：號召大家清查壞人，保衛邊區。

(八) 西官府

伊立昭盟的烏審旗的最高統治機關爲王府，王府以下，是東西官府，我所介紹的是西官府。

西官府公爺曹格圖歐其拉，于十年前去世了。光緒時他被封爲輔國公，襲父職，他接位已係第三代了。

這位公爺娶過三個老婆，大的和二的都死掉了。現在還剩下的最小的叫或格斯花，漢名叫奇奢雲。

這四十一歲的奇奢雲生有一女名奇世鳳（蒙名澤琴康佐），現年十八歲，一子名奇世傑（蒙

名金門巴卜），十二歲。這家蒙古王公貴族，說起來，是頗有意思的。在沙漠草地裏，也有皇宮啊！西官府佔有十畝大的地方，按方向說，是坐北朝南的房子，前後左右，大大小小有六個院子，全是中國式的磚瓦房，北房最好，均鑲有紅綠白三色玻璃，在耳門的左右側，還開了一個拱形的小門來進出。相連於小門的是正廳，他們把它做爲「經堂」。這西官府，在烏審旗是唯一的漂亮房子。你站在沙梁上一看，使你會連想到北平的宮殿。

西官府全家都能說很流利的漢話，公爺在世的時候，曾經帶奇世鳳去過天津、北平。也請過漢人家庭教師教奇世鳳唸過漢文，所以她的漢話，說得也最好。她的思想也進步，我去的那一天，一個小孩子提着烟氣騰騰的鐵盒，人們都過去聞一聞它，我說：「這是幹什麼？」奇世鳳說：「老百姓迷信的東西。一果不然，他們把一種草燒起，聞一聞說是除病。這當然是迷信。可是生活在迷信鬼神的圈子裏的她，能指出什麼是迷信來，這是難得的。

爲了瞭解她的思想，我和她談過很多，對於蒙古結婚的女人戴頭戴，她非常反對，我說：「你把它改掉！」她的回答：「一個人又有什麼用呢？」我很同情她，她願意到延安去，可是她的母親不讓她離開蒙古。我帶着的「解放日報」，她都看過，她的思想更加變了，她從報紙上把毛主席的畫像剪了下來，貼在自己的房間里，可是她母親的房間里却掛着袁世凱和汪精衛的照片，從這一點上，可以說明：她們母女的不同的思想。

有一天，奇太太把烏審旗王爺的全家照片拿給我，像片上的王爺跟前立着一個男孩子，她告訴我：「這是王爺的少爺。」我問了：「幾歲才可以當王爺？」她說：「十八歲可以當王爺。」接着她嘆息的說：「這年頭，什麼王爺不王爺。」我馬上了解她的話意，於今西烏審的蒙民已經革命起來了，今後自然不會再有王爺和公爺，因此她的兒子——奇世傑，也就不會再承繼他父親的位子了。

奇世鳳却說：「那里都進步，我們這里就落後。」她這種思想，引起她母親背地里咕嚕着：「世鳳，跟我越來越遠了。」

奇太太極力想支持過去的局面，除了沒有公爺在世時候的衛隊，還仍然用着侍女、管家、老奴才、拉駱駝的，還養着一個喇嘛，咸



天給西官府唸「平安」經。她所指望的是百多匹馬，三百多隻羊子，幾十頭牛，但是不够開銷，西烏審蒙民的革命首領——王若豐，經常發動百姓幫助她，因此奇太太也不爲之不感動。

只要是王若豐介紹到西官府去的，都會受到真誠的招待。但因為奇太太有「復辟」思想，在危難時候，就沒有奇世鳳來得忠實；一天晚上，我已經躺下了，奇世鳳跑來說：「夜里狗咬你要注意一下，恐怕有壞人來……」她底話，使我很受感動。

(九) 舍力廟

在茫茫的蒙古草原上，很不容易看到一座房子，可是在西烏審的沙漠里，竟有大到可駐一師人的喇嘛廟，實在稀罕。

這個喇嘛廟，距今有七十多年了，是過去西烏審的統治者——西公爺所蓋起來的，可是他只是吩咐了一下，出錢和流汗的還是窮苦的蒙民。據說，當時有表示不願意蓋這喇嘛廟的，都被西公爺罰了十幾匹馬。這座廟蓋的倒很華麗，全是紅磚綠瓦，遠遠就可以看見白塔的尖頂，是西烏審最大的喇嘛廟，周圍約五里。大廟里面又分爲若干的小廟，其中最大的一座廟是「瑞雲寺」。有二百多喇嘛，喇嘛本是寄生蟲，除了唸經不做別的，給別人唸一回「平安」經，得個百八十

的，西公爺在世的時候，還把衆人捐給廟上的錢，放了出去，叫喇嘛吃利息，每邊唸大經，西公爺還發給每個喇嘛一合米，於今隨着時代的變化，這些外找都沒有了。

一個大喇嘛，都有兩三個徒弟，他們都會讀藏文的經，一聽到「咚咚」的播鼓聲，大大小小的喇嘛，就到廟堂里去了。寒冷的雪天里，一些小油燈，在菩薩跟前，搖來晃去，我站到廟堂門口，看到禿頭的喇嘛，眼睛閉着，「哦啦」的唸着經，我穿着羊皮襖還覺得冷，他們坐在冰涼的地下，嘴里雖然唸着「阿彌陀佛」，我想：心里也在喊：「冷！冷！冷！」不過爲了要欺騙群衆，借以謀生，不得不這樣裝腔作勢罷了。

這廟里的喇嘛頭，叫做竹根蒼梧，現年六十二歲，廟上的喇嘛統統歸他管轄。蒙古人是很迷信喇嘛的，小孩子得了病，也去找喇嘛看，喇嘛總是說：「這孩子的病，只有當了喇嘛才能好。」蒙古地方的爹娘，因爲疼愛自己的兒子，這樣把孩子「斷送」了的，不知有多少？西官府的侍女柔瓦地向我說：「可惜啦！小娃娃就弄去了。」一家有弟兄兩三個的，也必有一個去當喇嘛，所以蒙古人口不容易增加，普遍的缺少勞動力，現在都用「招女婿」的辦法來彌補這個不足。

我來的第二天，正逢上唸大經，有的蒙人因爲得下病，從家門口，走一步，磕一個頭，一直磕到舍力廟。喇嘛對問卦的病人說：「你的病要想好，要轉灘才行。」于是得病的人，帶上一捆經，圍着舍力廟，跪着轉一百零八個圈子，有的要轉三四天。得病的人，這樣不但不會把病「轉



好」，反會加重，於是喇嘛就說：「你的心的誠實，還要回去好好唸經。」這樣利用迷信騙錢的辦法，與秦晉山中不開化的地方存在的巫神差不多。

這幾百年遺留下來的迷信惡毒，自然不會一下子消除的，可是我看出：喇嘛是向沒落的路上走，光今年一年里，就有十多個喇嘛，跑回家去娶了老婆，有的還給信給大喇嘛：「我貴賤不再當喇嘛了。」到隊伍上當槍當兵的也有十五六個。這說明蒙人已經逐漸擺脫迷信，喇嘛在社會上的地位，已日趨崩潰。

一九四六年三月

在延安文協脫稿

附錄：戰鬥在草原上

東烏審的統治者，受着反動派的指使，經常來侵擾西烏審，搞得蒙民沒有法子生活下去。蒙民推舉的首領——王若豐，要求八路軍幫助，蒙民也派來一個代表，說：「東烏審的強盜，把我們的馬快搶光了，蒙民的財產就是馬啊！求你們幫助我們！」

爲了保護蒙民的生產，牛羊和馬，爲了正義，八路軍出兵了。把那些野蠻的強盜，趕跑了。

八路軍駐在西烏審，照常地進行學習和生產。幹部已經學了一個禮拜的「論聯合政府」，在（一九四五年）八月五號，大家正進行思想反省，第五連連長——姬飛程說：「我們是爲人民服務的軍隊，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，可



是過去我沒有很好的爲人民服務，一九三四年，我當戰士時候，曾開過一次小差，跑回家住了半年多，才又歸隊。想起來，這是很不對的，今後我一定犧牲自己的一切，好好地爲人民服務。」

第二個同志站起來，還沒有講到五分鐘的話，哨兵帶進來一個蒙民老頭了，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說：「唉！強盜又來啦！那些狗日們的現在到了東灘里。」

會議馬上停止了，警戒的、生產的，都全副武裝的集合了。

團長帶着警衛員，站在東面的一個沙梁上，用望遠鏡一望：看到十里遠的一塊草灘上，全都是馬，敵人在追，在用槍打，馬群攪亂了，滿天沙塵，一會兒，幾千匹馬，都被槍跑了。

第五連姬連長接了命令，指導員黃德立刻帶着一個排到舍力廟東北角的砲樓上擔任警戒，並派李文奎班去偵察。

中午，一個戰士跑來向黃指導員說：「報告指導員：在東北方向，十幾里遠的地方，起來很大的灰，……」黃指導員聽了，用手遮着前額，仔細地看了一下，把這個情況送給了營部。通訊員剛走出去，在起灰的方向，響起了「噠噠噠噠噠」的機槍聲，黃指導員知道，自己的部隊已經和敵人碰上了。

從黃指導員駐的砲樓上，可以看到姬連長駐在西北角的砲樓。這兩處，都是堅守舍力廟（就是保護我們的指揮部）的。忽然，通訊員跑來報告：「參謀長命令：你這連帶回去，警戒由四連



担任。」這時，槍聲巴巴的響，情況漸趨激烈，黃指導員立刻回到連部，參謀長說：「現在命令你們：家里只留一個班固守，其餘的趕快增援三排。」姬連長拿着三號駭殼槍，帶去了三個班。黃指導員也帶着一個班，走了七里多，在一個沙梁上埋伏。

沙窩里，躺著七八個被敵人撞死的蒙民，寧作底下的一個女子，被敵人輪姦了，她底肚子漲得大大的，她昏昏沉沉的向黃指導員訴說：「敵人一來，到東灘，就從活牛腿把上剷肉吃，吃了，又把每家的碗盆砸碎，把女人的頭戴拿去，衣服剝去，馬拉去，……你們來了，好，很好！」說罷，她閉上昏暗眼睛，胸脯微微動着，她已經快死了。

黃指導員看了，更增添對強盜的憎恨。這時，部隊向前進攻了，他擺着盒子槍，帶着弟兄，勇敢

地向前躍進。

打了一陣，右側的一排長，派來一個戰士說：「我們那里的戰士一滿都昏了，渴的不行。」接着，左側的二排，也派來一個戰士，報告了同樣的情況。八月的沙漠，熱得人真渴得要命啊！

黃指導員想了一下，就爬在地下，自己先試吃了幾口青草，說：「這就是止渴的好辦法。」一、二排的两个戰士正準備朝回走，看到遠遠的來了兩匹馬，越近越清楚，馬上的人，一個是老漢，另一個蒙着花布頭巾的蒙古少女，經過探問，才知是蒙民派來慰勞的，慰勞品是兩罐鮮奶子，這真比獲得甘露還珍貴，於是黃指導員立刻分配給戰士們喝了，自己忍受着渴。



戰士們解了渴，打的更有勁，水連珠機槍，巴巴巴的響。更接近敵人了，團長帶着二百多騎



兵，從右側包圍過去，敵人一看，「唔——唔」的吹起了口哨，就馬上退却了。姬連長說：「指導員：你壓住打，我帶人衝去。」他衝到一個沙梁，指揮着周圍的人，「上！上！」忽然，他兩手一指，從梁上倒栽下來，他掛彩了。

黃指導員從沙蒿里站起來，喊：「衝啊！」司號員也吹起了衝鋒號，隊伍都一齊向前躍進了。

敵人潰敗了，我們的騎兵跟踪追着。

月亮升起的時候，我們的騎兵大隊回來了。在勝利的行列里，夾着多到不能數的馬群，這是西烏審被強盜搶去的馬，現在被八路軍擲回來了。團長打發通訊員，去叫蒙民來認領自己的馬。

在這清涼的月夜里，蒙民們歡喜地把自己底馬找了出來，又分成一群一群的了。他們圍繞着團長

跟前，表示出非常感激的樣子，他們不能說流利的漢話，他們只是笑，但當他們聽說姬連長因爲流血過多，犧牲了的消息，他們又都悲傷起來了。

月亮越升越高，草原上愈發顯得幽靜。我們的隊伍，準備回到原防，蒙民們捨不得我們的說：「不要走啊。」在歡送的路上，蒙民燒起熊熊的野火，照得半天紅，他們手扯手的用蒙話唱着自己新編的歌子：

我們依靠八路軍，

我們一定享到平安；

八路軍的好處，

西烏審人民已經瞭解。

第一編 東行散記

葉克著



(一) 過黃河

昨天住郭家溝，這是陝甘寧邊區的最後一站，今天，我們要渡過天險的黃河。

路只有三十里，可全是石頭的山路，走得很慢，從兩山之間的凹處，老早就可遠遠的望見那黃漫漫的黃河了；但是，走了很久才到了山脚。河對面就是磧口，遠望房屋很多，一棟接一棟，是比綏德稍小的一個市鎮。這是鬼子進攻陝甘寧邊區的一個最大的據點。八年以來，八路軍一直在河的西岸堅持着，與敵人遙遙相對，旗鼓相當，鬼子始終不敢衝過黃河去。一九四五年，磧口爲八路軍收復。現在雖隔一河，已是一家人了。

河岸上，有一河伯將軍廟，爲前清當地士紳所



建，容易爲黃患所害的地方，這個河伯廟是一定興旺過一個時期的。現在，廟前冷落，門口寫有「求神祈雨不頂事，趕廟赴會枉花錢」等標語。在解放區，一切的封建勢力都走向沒落的路上。

河邊的沙灘上，擠滿了人，有隊伍，也有老百姓。渡船大而笨，比不得南方的輕快精緻，僅只兩漿一舵，划槳的約十來人，一人掌舵，多是年紀較老的，河水衝過山間的峭壁，自北而南，急流直下，呵呵的吼叫着。船一離岸，船夫即咳——嗚——嗚——的喊叫，掌舵的是穩重、鎮靜而嚴肅，人們就緊張的揮動着那巨大的槳葉，拚命的橫過那河中的急流，渡到對岸去。

讀小學時就知道黃河，一直到今天才真的見到它，我想起了今年死去的偉大音樂家冼星海先生的「黃河大合唱」來。仔細的回味這個合唱的音節和情感，「……不怕那波濤，掀起萬丈，行舟好比上火線，團結一齊衝上前，……嗚，划槳……」這是寫得非常生動的，作爲人民歌手的冼星海先生，對於事物的觀察想像，確有他獨到之處。

(二) 「游而不擊」的答案

仍然還是山路，因爲下雨，沿途行人，稀少已極，離開離石以後，就全是被敵人破壞的村



莊，連大大小小的廟宇也毀了。我不奇怪敵人破壞中國和平農村的一偉蹟，驚奇的是：澈底，我們不能從任何斷瓦殘垣中找出一個僅可避雨的地方來。騷夫說：「鬼子怕藏八路軍，燒的一乾二淨。」現在，已經有許多老百姓從山溝裡搬回來，帶着對鬼子的無限的憎恨和咒罵，重建他們的故居。

沿途牆壁上的標語，已換上：發展生產，鞏固解放區等，我在一個較高的懸崖上發現了鬼子或是漢奸的標語，「和平、剿共、建國」，「滅共平天下」，這用石灰水寫的，斗大的字，而且寫的那麼高，這是頗為艱苦認真的「工作」。抗戰時期，在重慶在南京的那些國民黨反動派們，是常常污蔑、造謠，說八路軍是「游而不擊」的。而「游而不擊」的八路，却又最爲日本所恨，而「必須剿滅」之。這兩條標語，就是一個無聲的答案，而現在，

法西斯的中國子孫們，現在又在繼承日本人的「偉蹟」了。

(三) 鉤子軍

在灘頭村吃晚飯，這兒離閩錫山統治的同蒲路十五里。

今天第一次吃「派」飯，所謂「派」是必

須給糧票的，（老百姓拿了糧票可以到政府去領糧）但總有些不習慣，老鄉倒是頂客氣的問長問短，我們的飯還未吃完，就擠了滿屋子的人，有些女老鄉竟向我們訴說八年來所受的痛苦。我告訴他們：日本人已被我們打垮，再也不會來了。有一位頭上只剩下幾絲白髮的老太婆，從人堆裡擠出來說：「那就好！」隨後他伸出骨瘦如柴的左手，彎曲着食指，在我面前搖幌着，問我：「這個還來不來？」我不懂



她所指的是怎麼一回事，一位年輕的農夫出來解釋，把一個彎曲的食指，伸到我面前，「這個，這個就是鈎子軍！」這我才明白，她說的是閩錫山的十九軍。抗戰時，十九軍是敵人進攻八路軍的先鋒隊，現在，被八路軍困在汾陽，也時常下鄉搶糧抓人，昨天過汾陽時，有一位驢夫告訴我，他曾牽一驢經過汾陽城外，爲十九軍扣押，花了六石小米才贖回來，「他們像一把鐵鈎一樣，不管掛上甚麼，就都鈎去了。」鈎子軍就是山西老百姓送給十九軍的尊號。我告訴這位頗爲激動的老太婆：「不管怎樣，鈎子軍總是中國人，應該比日本人就多少會要好一點的。」聽了我的話，圍着我的老鄉們就長吁短嘆起來，這位六十來歲的老太婆就乾脆尖着嗓子罵：「鈎子軍比鬼子還要壞得多，這絕子滅孫的鈎子軍！」

十九軍會來灘頭村一次，打死了人，強姦了婦女，甚至連這位頭上已經飄着白髮的老太婆也沒有放過，抓去了鷄和鴨，牽走了所有的耕牛。鈎子軍對老百姓這些「豐功偉業」，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他們對閩錫山部隊的印象，說「十九軍是中國人，總比鬼子多少好一點。」

(四) 古詩裡的傳說

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，

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

小時候讀唐詩就知道杏花村，但不知杜牧詩人這首充滿着南方清調的詩，竟是描寫北方的一個村鎮——解放區的村鎮。

杏花村，確是一個風景幽美的地方，比一般的小縣城還要大。四周圍築以城堡，城堡的周圍，滿是麥田。在夏初的微風裡，就不時的有新麥的芬香飄到你的鼻孔裡來。穿過一帶麥隴與垂楊，慢慢的渡過幾條恬靜的小巷子，遠遠的牆上就閃出一塊青石板，上書「申明亭」三字，再近一些，就可看見旁邊的「杏花村酒家」的招牌來。字爲紅色，經過雪白的粉牆的反映，就格外顯得鮮明引人。「申明亭」是一個比較古老的名字，以前據說是本村老百姓聚集之所，不能解決的事，就到「申明亭」請衆人解決。同時，這也是一個品評全村酒的好壞的地方。現在，却作了酒店招牌的標記了。

進門就是一個磚鋪的大院子，右邊就是相傳很久的「義泉湧」，上有「古井亭」三字，牆上有「名人」題字，如「山井靈泉」「得造香花」之類。左邊的玻璃窗裡，擺的全是裝瓶好了的酒，廊下擺了一張桌子，有一位中年的商人笑着迎接我坐下。桌上擺了許多小碗，大概是用來待客的，當中是一盤香，香烟繚繞，給人以清靜和古老的感覺，他請我喝了酒，又嘗了「仙井」裡的水，然後就閒談起來。他告訴我關於「義泉湧」的一個傳說。

此井開於唐朝，全村只有這口井是甜水，用它造酒，味濃而芬芳，因此遠近聞名。有一天，



一乞丐無錢索酒，主人慷慨與之，任乞丐痛飲而醉，嘔吐於井而去，這以後，井水變為酒，故名曰「義泉湧」。後來，乞丐又來了，據說酒「自從井內湧出」以後，主人又埋怨牲口沒有料（以前用酒糟作料），所以，乞丐於井旁題詩一首：

天高不算高，人心比天高，

酒自泉內湧，還嫌馬無糟。

當然，這以後泉酒又變為泉水了。但杏花村酒却一直有名。民國七年，曾獲巴拿馬賽會之獎狀。

酒的產量，戰前年出兩萬多斤，本地銷去四成，六成運太原轉銷其他各地，為閻錫山酒稅收入之一大項。民國二十九年日本人佔領以後，鬼子常成群結隊來此喝酒，吃三元酒，可給二三角，有的僅叫一聲「謝謝」就走了。因此歇業。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八路軍解放杏花村以後，又重新開張了。

(五) 王和鎮的鑛工翻身

經過了五十里的山路，到了王和鎮。老百姓叫此地爲三交界。北通平遙，西臨介休，東連沁源，爲三縣邊緣商業的中心，戰前商業發達，有五六百家商店，日本佔領後，只剩幾十家。去年七月，八路軍從敵人手中解放，現在，市面又逐漸恢復，有二百多戶人家。兩天一集，（逢陰曆雙日趕集）以糧食、菜蔬、食鹽、土布、棉花交換爲大宗，大的商店雖不多，民營的却不少，有民生源、群衆合作社等四大家，以糧食買賣爲主，大部兼營「京廣雜貨」。

附近有幾家較大的煤廠，解放以後，工人作了翻身清算鬥爭。我抽空去訪問了王和鎮工會主席侯岐山先生，他是一個石匠，本地人，敵佔時就在這兒作秘密工作。他還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，帶有濃厚的山野農民的習慣，二人對面講話，也像在山地裡喚人一樣。

此地工會會員有一百一十人，繩匠四人，爐匠一人，炭工六十人，其他則爲石匠木匠等。工會設主席一人，委員六人，均爲民選。敵佔時是秘密組織。主要活動有二：一是要求增加工資，一是發動消極怠工，不爲敵人工作。因之，敵佔時煤的產量大減。

炭窯共六個。敵佔時，失業工人有三十多，現在已沒有了，職業工人僅五人，其他均爲半工

半農，炭窑以前爲漢奸地主所有。現屬工會，採分紅制，年出炭值，除修理購置用物外，所餘均歸工人所得。工人每日可挖二十四「籠」（每籠合百五十斤）可得工資五升半，以當地的糧價折算，每個工人可以養活三四口人。

六窑當中以井上窑最大，日出煤一百三十「籠」。工人佔全煤工半數以上，連管賬、繞把、推車共三十多人，其他如半坡窑，石板溝窑等則規模較小。

我參觀了上井窑。此窑前爲漢奸史殿俊所有，敵佔時當王和鎮的僞村長。有一個工人告訴我：史殿俊吃得好，有的是錢，成天打麻將。清算運動的時候，算出史殿俊自民國二十六年起到現在，共扣去工人應得工資一百三十多石小米，算賬以後，逃到平遙去

了。據工人說，他不是出不起米，而是害怕工人清算他在敵僞時代所造下的罪惡，算賬時，他自己也說公道。譬如拿賣炭所得來說，淨利一百元，修理費百分之二十五，工資百分之二十五，地



主則得去百分之五十的淨利。此外還有額外的剝削，工人每天挖二十四「籠」，多挖則無工資，不挖則開除，事實上，工人連百分之二十五的比率都得不到。

做估時，一切如舊，工人多了一種義務的公差，即為敵人修壩堡。

翻身以後，產量已較任何時期都提高了。我問一個「繞把」工人產量增加的原因。他答得很乾脆：「以前是替人家幹活，現在是替自己幹活，我們已經翻身了。」

(六) 太行區的標語

太行軍區的標語，正和他們所有的工作一樣，有他的特點。如「紅花要靠綠葉襯托，英雄要靠群眾結合」，「有力難搬太行山，有錢難買公民權」，用一個比喻，押上韻，這樣的標語老百姓容易記住。封建社會裡的諺語，倒是用得很巧妙的，如「天上無雲不下雨，地下無媒不成親」，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」都是用一個自然界必然的現象，來說明封建社會道德之不可變更。這是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。

(七) 趕牛車的人

長途行軍，總是要麻煩老百姓的。從西北到山東，這一路，我們差不多用過了中國農村各色各樣的落後的交通工具：驢、騾、大車、獨輪車，還有牛車。

牛車的速度是慢得驚人的，它可以使任何有耐性的人沒有耐性，一條笨拙的牛，拉着一架木製的車，在那高低不平的滿是石子的路上走，就老是一搖一擺的走着「方步」。六月的太陽，恐怕比火還熱，曬得你直冒汗。風，可是一點也沒有，路旁的樹，葉子一動也不動。水壺呢，早就喝乾了。你是一個病號，坐在車上乾着急。三十里路，要走整整的一天，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我對趕車的說：

「老兄，你打牠一鞭子吧！天可是快黑了。」

我這樣說了三四遍，當然囉，鞭子也就響起來了。

這是一位快五十歲的老農夫，趂着一雙破鞋子。他不知從那裡拾來了一根木頭棒，就在車槓上敲得「噠噠」響。牛，這個高貴的動物，就還是一步步的蹣跚着。

「你光敲車槓不行呀，老鄉！來，把那個給我！」我伸手要他的棍子。

老鄉這才動了火，對牛發脾氣。

「你這瘟牛，就不能快點走?!」

他這麼罵，而且棍子也舉起來了，舉得頂高頂高。你笑着：這一下，牛就會走快了，真是「阿彌陀佛」。可是，棍子是慢慢的，輕輕的落下去，落在這高貴的動物的背上，像抓癢一樣。牛決不會因爲他這一嚇，就稍微走快一點的。

「牛是緩性子的，同志。」他放下棍子，對你笑着。

中國農民的關心牛，要比對自己的身體更關心些。就這麼的，你得忍耐。坐牛車是一件令人很不舒服的事。

有一天，我肚子痛，又得坐牛車走。一位三十多歲的農夫，興致勃勃的把我們的行李往車上裝，我把背包丟給他，很誠懇的對他說：

「老鄉，請你小心東西，我不坐車。」

他放下背包，走來攔住我。

「我們的村長剛才交代的，你是一個病號。我們對八路軍的病號彩號，向來就不馬虎，同志。」

「對不起，那麼一搖一擺我受不了!」



他笑着，拉着我的手。

「坐吧，它走得比騾子慢，頂呱呱的牛。」
沒有法，我坐上了。

「噠噠，」鞭子一響，牛車滾動了，走的實在不比騾子慢，趕車人說，化一個騾子的價錢，還買不到這樣的牛。牛可是走的真快，但我不相信他的話。因為趕車人的皮鞭就一直沒有停過。牛背上，深深的劃着一條條鞭子的跡痕。皮肉的苦痛，驅策牠拖着笨重的身體向前跑，喘息着，在六月的陽光下，口裡冒起白沫來。我說：

「老鄉，不要老打它，讓它自己走吧！」

他笑着，說不要緊，牛是打不壞的。

「你看，天真熱，有病的人受不住。牛是緩性子的，不打不走。」

他的話，使我奇怪起來，我懷疑這條牛不是他

自己的。我問他：

「這條牛你化了多少錢？」

「五千元！」他伸開他那巨大的手掌。

我搖搖頭，這不是實話，五千元只好買幾十斤牛肉。他斜着頭看着我，哈哈的笑起來。

「我自己只出五千元，政府替我出了一半，一萬塊，同志！」

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總算把我的糊塗觀念弄明白了。

「你分了地嗎？」我問。

「分了地，够吃够用。八路軍來了，我們翻了身。我是一個真正的貧農……哦哦哦……」牛
向右轉了一個彎，車走得慢一些了，他跳了上來，把一枝長烟管塞在我的手裡。

「抽一袋，同志，八路軍，我們是一家人！」

他掏出火石來，打燃了火繩，我抽起烟來，心裡忽然覺得輕鬆愉快。在火熱的太陽下，我覺得牛車走的並不慢，只要牠不停的向前進，目的地也很快就會走到。

(八) 故鄉的消息

這是在山西最後一天的行程。上月底過黃河，共走了二十三天，自西北至東南，把山西橫穿過來了。二十里出東陽關，約莫又走了十來里，就看見那高山上蜿蜒的城牆。據說是萬里長城的舊址。此地名爲嚮堂舖，穿過那狹窄的城門洞，就是河南境界了。四週全是石頭山，老百姓墨石子作成梯田，只種了很少的莊稼，其餘就全是一層層綠色的花椒樹。

夜宿涉縣會里村軍區招待所。吃晚飯的時候，遇見幾位從中原軍區突圍出來的同志，他們全是三五九旅的戰士。去年春天，跟踪敵人去湖北湖南一帶的。有一位臉上刻了兩道疤痕的同志，和我談起湖南的情形來。

「你是湖南人嗎？同志！」他說，「真正的好地方，可惜被鬼子和國民黨糟踏完了。」

他到過瀏陽、株洲、長沙一帶，和鬼子國民黨軍都打過多次的仗。他臉上的兩道疤痕，就是抗日戰爭中留下的光榮的痕跡。

「如果年歲太平，你們那裡真是甚麼都有的。只是現在不行了。長沙就更壞，很多地都長了半個人高的草。被鬼子抓了兩次了，國民黨又抓了一次，身壯力健的年輕人很少了。」

說完他搖着頭，我心裡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痛。八年來，正不知故鄉的人們怎樣了。熟悉的地方，熟悉的人們，經過鬼子和國民黨的變重劫洗，實情實況，真是很難想像了。

(九) 一條雪白的線毯

夜住武安縣。此地離邯鄲六十里，老百姓說話，已略帶河北口音，間雜着山西的重鼻音。街道也還整潔，大街上，來往的行人車馬很多，有穿着黃色整齊制服的警察，在維持秩序。

我們住在南城的一個老百姓家。房主人是一位年老的女人，大概有五十開外了。但走路的迅速，幾乎和年輕人一樣，說話也是滿有風趣的。她只有一個女兒，招了女婿在家裡，是開西藥舖的。我們住的這房子，就是她女婿的藥房。也比較的乾淨整潔，只是跳蚤太多了。一路上，我是領教過跳蚤的厲害的，就像針一樣叮得你整晚睡不着。我把些零星物件整理了一下，就挾着油布舖蓋走到院子裡去。正在樹蔭下喂雞的女主人笑着說：「露天睡覺不好，同志，容易着涼的，出門人病了就麻煩。你要怕跳蚤，不如睡在走廊裡。」

走廊的地是用磚舖的，雖然高低不平，但比院子裡乾燥些。我接受了女主人的好意，就在那兒舖起「床」來。這樣，我們閒談了好一陣。

女主人年輕的時候，曾在長沙住了好幾年。現在，她還能從我的談話裡聽出湖南口音來。她不斷的稱贊長沙的出產和南方的風景。

「你們那裡，那會像這兒一樣，真是吃甚有甚！」

她還問起我這幾年長沙的光景。我把昨天聽到的情形告訴她。她嘆息着，說「世道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」

「這兒也一樣，又是鬼子，又是國民黨，現在，總算喘過一口氣來了。」

一直到天快黑，點清了宿在樹上的鷄群的數目，她才睡覺去。

在模糊的夜色裡，我正預備躺下，她忽然開了門，把一條灰白色的毯子遞給我。我說「不用麻煩了」，她却不管我願意不願意，就丟在我的「床」上。

「鋪上好一些，不要嫌髒吧，別的队伍就借也不借給的。」她笑着說：「你不信？同



志，就真是這個樣子。」

爲了避免潮濕和女主人的好意，我把毯子舖上了，但心裡確實有一些不舒服。我常常想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，而尤其是女人，她不會把最乾淨的東西去招待一個陌生人的。接着我就想到虱子，在那高低不平的走廊上，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聽着沙沙的樹葉的響聲，睡在樹上過夜的雞群哦哦聲，女主人的鼾聲，直到很晚才模糊的睡去。

天明時，隊部派人把我叫醒，匆匆的捲起行李來，這才發現，舖在底下的，是一條半舊新的洗得乾乾淨淨的雪白的線毯。我抖去上面的灰塵，將它摺疊好，帶着無限的內心譴責，送還我的女主人。

從這件小事情裡，我才真正的懂得，解放區的老百姓，對於八路軍的關心。

(十) 躲 雨

在陝甘寧邊區，因爲受着鬼子和國民黨的雙重封鎖，絕大部份的用品，都是自力更生。所有工作人員的制服材料，不獨是用邊區的土產棉織成，也是用邊區產得最多的「黑格蘭」根染的，這種土產染料，顏色很好，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掉色。譬如說，洗衣時，打了肥皂和沒有打肥皂

的地方，走路時淋了雨和沒有淋雨的地方，就顯出各種不同的顏色來。老實說，不好看。一路行軍，老百姓總是帶着驚奇的眼光看着我們。一直到知道我們是「八路」以後，才笑着說：「同志，這布染得不好！」

今天，我和一位同志一塊兒打前站，就出了一件意外的事。

早上，天好好的，走到半路，却忽然下起雨來，先是毛毛細雨，以後就越下越大了。我們跑到路旁一間小茅屋裡躲雨去。門口坐了一位五十來歲的老農夫。正在抽烟。我說：「老鄉，我們進來躲躲雨。」他不說話，我招呼我的同伴進去。坐在老漢旁邊，一個三十來歲正在縫衣服的女人，和兩個小孩，也不聲不響，房間裡，又是鍋又是灶，還堆了許多麥桿柴草之類，再加上他家四口，也就够擠的了，又平空添了兩個濕淋淋的人，這是難怪人家不高興的。我說：「對不起，雨一停，我們馬上就走。」可是他們還是不說話，我很奇怪，山東老百姓對八路軍爲甚麼這麼冷淡？我的同伴還不識相的問人家要開水喝。那位老漢才沒好氣的說：「我們自己就不喝開水。」我告訴他，我們是八路軍，就是喝一口開水，也會給柴火錢的。這位女人才停了一下針，翻着眼睛看着老漢。

這時，老漢才搖搖頭笑着說：「我看你們不大像！」

這一下，我總算完全明白過來了。我說：



「我們是八路軍，剛從延安過來的。這樣的衣服，你們看得少吧？」

「沒見過，這裡的新四軍，都穿綠衣服。」

接着，我把我們行軍的情形告訴他，也順便把我們的染料也說了一下。這時，老漢忽然對那位女人笑了笑，站起來讓坐。

「我把你們當頭軍哩。來來，這裡坐，這裡坐！……」

女的笑着，從炕裡拖出一隻漆黑的壺來。還要燒火給我們烤衣服。一面說：

「你們就沒有綠衣服？這一身，真怕人！」

老漢的話就多起來，我們從頭軍的搶劫，一直談到毛主席的年齡。他伸開那巨大的手掌說：

「毛主席，有這個歲數了吧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現在，咱們八路開大了。」老漢繼續說。

老漢的話喇喇不停，我們閒談了好一陣，一直等雨停了才走。我想起了灘頭村的老百姓和鈎子軍。我深深的感到，在多年的戰爭裡，老百姓真正的懂得了：誰是人民的敵人，誰是自己人。

(十一) 高粱地裡的帶槍人

魯南不像河北，沒有那一望無際的大平原，我們只走了短短的一段平路，又全是山地了。討厭的雨，又開始下起來。遠處的高山，冒着像蒸氣一樣的乳白色的霧。四週沒有村莊，也沒有行人，我一個同伴，在那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走着，全身又淋透了，帽檐上的水，冰涼的滴到我的臉上，雖然是夏天，也是極不舒服的一回事。我們爬過一個小山坡，在一條兩旁滿長着密密的高粱的路上，急急的往前趕，想很快的趕到目的地去。

「站住！」

這突如其來的聲音，嚇了我們一大跳。在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披着蓑衣的帶槍人，從高粱地裡走出來。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只好站住，看着他拖着槍走到我們面前來。

「同志，你們是那一部分的？」

「從延安來的！」

「看看路條！」

我摸了摸口袋，才知道早上走得慌，把護照忘了。我趕忙向他解釋，說我們兩人是打前站的，大隊還在後面，雨下的太大，希望他能讓我們通過，可是怎麼也說不通。

「同志們辛苦了。」他笑着說：

「我也不是難爲你，你們也是辦公事的，對不對？沒有路條，怎麼隨便讓你們走呢？對不對？」

他一連串的問了我們許多「對不對？」老實說，他沒有甚麼不對的。誰叫自己昏了頭把護照忘了。我們只好跟着這位帶槍的人，在雨地裡淋着。一直等到大隊來了才走。

一個認真的山東民兵，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教訓。



附錄：陝北婚姻習俗雜記

陝北民間婚姻習俗，以前都是包辦的買賣婚姻。先用媒人，談妥以後，女家即向男家要「財禮」。抗戰以前，「娶」一女人需要五六十元白洋，現在陝北之國統區仍舊還和以前一樣。前年洛川附近一個商人「娶」一女人，花去蔣幣四十萬元，金戒指六個。民主政府根據地內，當紅軍北上不久以後，此習已慢慢改變，但一切形式手續仍沿舊習。媒人談妥以後，即請陰陽合「八字」。「八字」分上中下三等，但都不妨礙成親，只有所謂絕命婚不行。譬如一個屬豬，一個屬虎，這就是「正格」，而一個屬馬，一個屬牛則相反，名之曰：「白馬又青牛，夫妻不到頭，豬羊一旦休。」

結婚請客的時候，主人也有照例的公式，總要去到酒席筵前唸下面這幾句話：「×某×某，今年成親，三皇治世，五帝爲君，小兒成婚，多虧賓朋，兩家人搬成一家人，兩架山搬成一架山，青山跑成白路，大事成就。」

男家去女家接親，要用叫驢二馬，鬮驢馬不行。女的下轎後，就「讀床」，請專人高聲唱「讀床詞」：「一撒天門開，二撒地門開，三撒新人大吉利，四撒兇神惡煞躲開……」，革命

後，僅爲形式，有把「四撒」改爲四撒頭軍惡霸滾開的。

我們不論從結婚的手續上，唱詞的內容上，都可以看出，這還是十足的封建婚姻制。女的是變相的變爲貨物在出賣。

但在滿清及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災荒年頭，女人就完全當作貨物公開買賣了。老百姓叫這購買女人的爲「人販子」。人販子多爲山西人，遇災荒年，多至寧夏陝北一帶販賣女人，花六七元至十數元即可購買一個老婆，年歲自十七八歲至三四十歲不等，就是六七十歲的老太婆，人販子也願花極少之代價購買她，運到山西一帶發售（亦有就地發售的）。買賣方式有二：一爲「看貨買貨」，人販子將販來之婦女，挑揀些貌美年輕的用漂亮的服飾裝扮她們，分騎於駱駝或騾馬之上，於市招搖而過，可收宣傳廣告之作用，然後住於店家零售之。因店家地方情形熟悉，買賣多爲店家兜攬，除收得之房錢伙食雜用以外，並可於中得到佣金或回扣，所以此等生意，店家亦樂意爲之。二爲「摸貨買貨」，人販子將老、幼、姘、醜密置一黑窩中，買主付款以後，進內去摸，不管好壞，拉出門即算數。寧夏一帶則有編號發售的，先用麥草編一罩，每罩內置一人，編成「天」「地」等字號，購買的人可與罩內的「貨」交談一言半語，多則被禁止。買貨的人指定某號罩以後，即交款，開罩以後，概不退換，有二十三四歲的年青，而買得一六七十歲之老太婆爲妻子的，如此，亦只好自認晦氣，而將「貨」領走。聞也有改罩爲布袋的（山西多用之），其



法，將「貨」置袋中，生意交成後，買方連布袋背去，嚴禁當面開袋，因為人販子恐袋內為老太婆而引起爭吵，影響其生意也。

購買的人如屬內行，每與「貨」交談一言半語以後，即可確定其年青年老，但也並非有絕對把握。甚至有兒子而將其生母買回來了。前清米脂後莊就有過這樣的故事。

公開販賣女人，滿清時很盛行，民國十八年陝西災荒時，陝北尤甚。紅軍北上以後，此風絕跡，土地革命時民主政府即嚴禁買賣婚姻。提倡男女平等，婚姻自由，雖然仍是媒妁之言，但女子不願意，可自呈政府，由女子自己作主，就是父母也不能加以干涉。

前年我在延市曾和邊區高等法院某推事談，他說陝北民事訴訟，離婚問題要佔一半。差不多全是

女的控告丈夫的，譬如丈夫吸洋煙，或不事生產，或賭博不顧家庭之二流子，經累勸而不改的，女方可以提出無條件離婚。近四五年以來，陝北女子均已參加生產，婦女有婦女之組織，如紡織組、識字組等，她們已逐漸由非人的奴隸地位而獲得了真正的解放。

自然，胡宗南進攻陝北以後，就很可能又將她們拉回到過去的悲慘境地裡去。但是，陝北的女人們，她們已經懂得爲她們自己而戰鬥了。